

4 铜草花苑

火热的炉台情

□ 冶炼厂 李鸿

“呜呜……”伴随着氧管的急速转动,火红的铜花四处飞溅,炉前的放铜口一下子被烧开,炙热的铜水顿时汹涌而出,将整个炉台照得通红。

拿起粉笔,刘青在用“正”字画铜包数的小黑板上添了一横。两个小时不到放8包铜,虽说不是自己最好的成绩,但他也很满意。在炉台上能超过这个速度的可没几个,他一下子又找到激情澎湃的感觉。

刘青在炉台上呆了30多年了,炉前、炉后、加料、燃烧这些岗位都转了个遍,铜溜槽、渣溜槽、燃烧器这些个设备就像自己掌纹般熟悉。以前生产遇到什么难题,那些年轻的班组长会恭恭敬敬地递上一根烟:“刘师傅,麻烦您过去瞧瞧……”想到这里,刘青嘴角忍不住带了一丝笑意。特别是想到在自己的指点下,那些机器又开始欢快运转,那熊熊炉火

又一次地映红了天,刘青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指挥千军万马、运筹帷幄的将军。

“嗷”的一声闷响,将刘青的思绪又拉了回来,原来是徒弟小尹正在堵铜口。看着小尹堵铜口一枪搞定,刘青赞许地点了点头,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好样的!要谈起冶炼工人的苦与累,刘青深有体会。当年亲戚朋友曾用“男不进钢铁,女不进纺织”的话来劝阻他,可由于对“炉火照天地,红星乱紫烟”的工作场景的向往和喜爱,刘青毅然投身到这个行业,并且还干得有模有样的,现在的小尹啊,活脱就是一个年青版的自己。

“小尹,铜放完了,你先去休息吧。”刘青朝小尹挥了挥手。每到这时,小尹总会无奈地摇摇头,他不明白师傅刘青为何每次都要坚持留在最后。

“这一包铜不算里面含有的金、银、镍、钨等贵金属,光是里面含的铜就值

80多万……”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听到车间技术员算的这笔账,刘青只记得当时他们几个老师傅听了都吓了一大跳。乖乖,那不是自己一个班放的铜价值上千万!这除了银行职员,还有谁经手的“财产”有这么高呢?刘青顿时觉得自己的职业崇高伟大起来,炉台上滚滚热浪吹得他全身舒畅。从那天起,刘青就喜欢留在最后拉铜包。每当看着那满满的铜包被自己一点一点地拉出,刘青就像是看着自己的孩子一点点长大,心里充满了自豪感。溜槽终于不再滴铜水了,刘青按动着控制按钮,拉着铜包向转炉厂房驶去。从刘青站的位置望过去,铜包敞口处的铜水圆圆的,红红的,亮亮的,这多像清晨山岗上刚刚升起的太阳啊!刘青忍不住诗性大发,感慨道。

回到休息室里,徒弟小尹正在擦额头上的汗珠。看着小尹原本细嫩的手掌

结出了厚厚的老茧,刘青突然想起了毛主席的话:“世界是我们的,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,你们青年人就像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……”是啊!上班这么些年,冶炼厂的变化可真大,从反射炉、诺兰达炉到澳斯麦特炉,从铜电解5万吨小板、20万吨大小板到采用机械手操作的30万吨铜加工清洁示范生产线……这些以前想都想不到的东西,现在都一股脑地闪现在眼前,真让人眼花缭乱。再过几年,冶炼厂会变成什么样子呢,刘青现在还不知道。但刘青敢肯定的是,在未来的日子里,像徒弟小尹这样的年轻人会成为这十里厂区内最光彩夺目的太阳。

“铃铃铃”的电话铃声再一次响起,是主操小熊的声音:刘师傅,空铜包已经到位,可以进行放铜作业了。放下电话,刘青和小尹默契地对望了一眼,一个拿铜铲,一个拿氧管,大步地向着火热的炉台走去……

最重要的人

□ 物流公司 王文霞

两个90后小女孩——阿萍和秀秀对我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:对我来说,最重要的人是谁?

我的回答是:婚前、婚后我一直都觉得父母是最重要的人;一直到有了孩子后觉得孩子是最重要的人;不过现在却觉得老公才是最重要的人。听了我的回答,她们有点诧异与不解,继续追问我理由是什么,因为我的回答有别于常人。

其实答案很简单,因为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、生活阅历以及经验的累积等,追求的目标和看问题的角度也会产生一定变化,每个人在每一个阶段的心理和心态等等自然也会随之改变。

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,婚前毫无疑问,父母当然是最重要的人,对于我来说也不例外。我是父母最小的女儿,从小到大,从读书到参加工作,我一直都在父母身边。甚至结婚后,我的新房也只是和父母隔了一条街。直到现在,别人都回父母家那说成回娘家,而我却依然说成回家。

婚后最初和丈夫的婚姻生活并不和谐,大概是因为我们的年龄相仿,性格相近,脾气相同。遇上矛盾时,我们总是互不相让,互相指责、伤害,象两只刺猬。受伤后,我总是背起行囊回到父母身边,仿佛未嫁的小女孩。父母也总是百般呵护着我,不用我多说一个字,一眼就能看出我的委屈和不满。父母的温言软语让我觉得自己永远是他们手心里的宝,最疼爱我的人始终是父母,只有父母才是我永远的依靠。

当我饱受十月怀胎之苦、一朝分娩之痛,我的价值观、人生观、幸福观等等因此有了极大

改变,性格也因此变得柔和、宽容了许多。怀抱着襁褓中的小男孩,脑海常常会多出许多美好的愿景。小小的他,虽然不说话,可我却读懂了他的哭和笑。有人说:这孩子皮肤真白真好,像他妈妈;又有人说:这孩子的眼睛又大又双,和他妈妈一个样……他继承了我所有的优点,他就是我的骄傲,我早已经爱他胜过了爱自己。我常常面带微笑地抱起他,一遍遍地欣赏着他那俊俏的模样:目光从额头一寸一寸地移到眉毛眼睛,然后又从脸颊一寸一寸地移到鼻子嘴巴……他是那么可爱、那么完美。他也总是静静地看着我,乖巧好看的模样令我爱不释手再也不想放下。对我来说,最重要的人除了他还能有谁呢?

渐渐地他长大了,吃、喝由奶奶负责,上学由爷爷奶奶接送,作业大多时候由爸爸辅导,睡觉也有自己单独的小房间了,我仿佛变成了打酱油。他成了我的玩偶,我似乎也成了他的玩偶。只有闲暇时,我逗逗他,他陪陪我,虽然爱,却可以放下手。

来不及失落,却发现,原来丈夫才是最重要的。经历了七年之痒的考验和十年婚姻的磨砺,我们之间早已从夫妻之情升华为不可割舍的亲情。因为上心才会用心,他的好渐渐体现于生活中最渺细微之处。就象午餐时他说的那样:知道我为什么吃完饭了还拿着筷子在菜盘里搅和吗?因为我要是放下筷子你也不会继续吃了。你就是这样,喜欢和我抢着吃,要我陪着吃,像个小孩子一样。

才发现,真的,我就是这样,正是这样。原来他对我了解更甚于我。也许,我们都是彼此心中最重要的人。

我是见证人

□ 原地质队退休职工 邱海清

有色六十年,我是见证人:小小一矿山,走过六十年。下属有厂矿,还有子公司。从内销,再出国门,发展真叫快。发展快,靠的是人;速度快,要靠人。

有色六十年,我是见证人:宣传文化从弱到强,强在内容丰富多样化。宣传文化多样化,真是乐喜人,乐喜人!

有色六十年,我是见证人:全国五百强,咱榜上题名。全省国企向前奔,直奔北京城,直奔北京城。

公司各领导,多走群众路线,勤奋下基层,我们高兴又欢迎,高兴又欢迎!



矿车司机之歌

□ 丰山铜矿 胡秋萍

手握信念的方向盘
脚踩着激情的油门
驾车奔驰在矿山一线
您无怨无悔默默承受
一车车矿石因您从地层深处绽露
您脸上舒展起金灿灿的笑容
如紫铜般璀璨
一座现代化的矿山从深山中崛起
这中间有您无私的贡献



职工摄影

米堆冰钻

郭林 摄

印象李坑

□ 稀贵厂 郭雁

早就听说婺源的风光美,这一次的婺源之旅确实不虚此行。最让我难忘的便是那个叫李坑的小村庄了。

沿着留有岁月烙印的青石板小路,绕过巨大茂密的古樟树,就来到了李坑村。在李坑,几乎到处都是上百年的老樟树。据说,在过去,只要是哪家养了女儿,父亲就会在自家门前种上一株樟树。樟树一棵棵地种下去,代代相传,便形成了今天李坑樟树环抱的盛景。

初冬的李坑,呈现一片安静祥和的韵味,四面青山环抱,青山虽然褪去了浓妆艳抹,但是素颜依旧动人耐看。走进李坑,我不禁被这优美的水乡美景惊呆了。只见一条小河如白练,似玉带,围绕着整个小村,静静地流淌着。在蓝天的映衬下,河水呈现出天空的湛蓝,显得更清澈了。一群群小鱼穿梭在其中,无比惬意。河岸两边,是一排排白墙黛瓦相映、飞檐斗拱凸现,高低错落有致的房屋,如一幅

幅水墨画,充满了国画的神韵。房屋倒映在水面上,随着水波的荡漾,倒影轻摇,透着水乡的安详。小河上,每隔一二十米就有一座石桥,每座小桥的雕刻各不相同,却都栩栩如生,尽显古朴的美丽。桥下,有静静划过的船只,还有蹲在石阶边洗衣的大姐,古诗里“小桥、流水、人家”的意境也莫过于此了。沿着青翠发亮的青石板小路,漫步在街巷里,一面感受着冬日暖阳的温润,听着潺潺的水声,一面

欣赏着徽派建筑所显露出的深厚文化底蕴,心里满满的都是惬意与轻松。

每个人的心里,都会有着一个桃花源,婺源的李坑就是我心里的桃花源。在这里远离了城市的喧嚣,悠然而娴静。闲暇的午后,泡上一杯香茗,闻着淡淡的茶香,欣赏着水乡的静美画卷,所有的烦恼都抛之脑后,恣意地放松自己,任由自己沉醉在这梦里水乡。

三代人的平凡梦

□ 铜山口矿 汪纯

上世纪六十年代,爷爷作为矿山的第一批职工来到了铜山口矿。背起简单的行囊,离开家乡,扎根于贫瘠荒芜的大山中,和众多开拓者们奋战在生产的第一线,成为矿山的第一批生产工作者,他默默在矿山奉献了一生。

成为一名国企工人,在经历过三年饥荒等艰苦岁月的老人心中,是无比荣耀的。爷爷正是带着他们的期待,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期望,积极地投入到矿山建设中。爷爷负责车间安全工作,虽然不像一线工人那样辛苦,但是他却没有因此而怠慢,在工作中付出了相当多的精力和汗水。工作上他需要诸多提醒,生活中有四个孩子要教导,管得多了,爱唠叨的性格也就慢慢形成了。在父亲的记忆里,每次发工资,管钱的奶奶都会从爷爷的工资里拿出一小部分,到店里买回斤把一分钱一颗的糖果,大家都如获至宝,

舍不得吃。爷爷却老说:“总共才那么点工资,要省着点花,有一大家子要养活呢!”爷爷去世已有一年,走的时候没有留下遗嘱,于是我老在想,爷爷这辈子有梦想吗?实现了吗?我想应该是有的吧,想必爷爷的梦想就是建设好矿山,改善艰苦的生活,让一家人过上好日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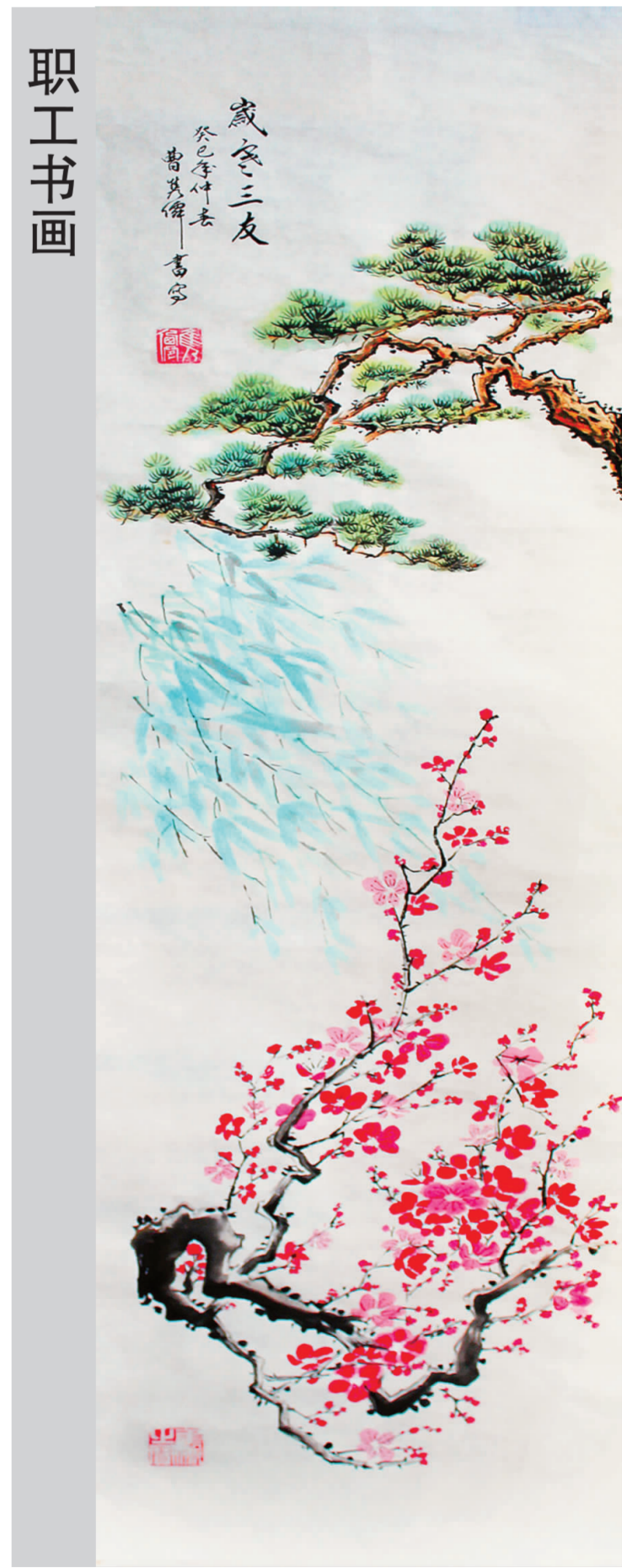
八、九十年代的铜山,到处流行着下海经商,但是我们全家人都留在大冶有色的各条战线上,继续为矿山发挥自己的光和热。记得小时候,我和爸爸妈妈在俱乐部参加矿里组织的“合家欢”活动,爸爸穿着淡黄色的大褂站在旁边,我在妈妈的怀里唧唧喳喳地唱歌。每每提起那时候,爸爸妈妈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。爸爸当年是矿里的文艺骨干,在工作的之余玩玩乐器、唱唱歌儿,他总能弄“两刷子”,日子过得快快乐乐的。老妈总说:“有色多好啊,吃穿不愁,有玩儿有乐儿,

职工福利好,生活乐呵呵!”十年前,家里有了车子,五年前又买了房子。老爸总说:“有车有房,儿女一双,这种日子过得太满足了!”果然,每个人的梦想都有不同,其实梦想就藏在工作和生活之中。

从小被书本上的知识熏陶,我们这一代的孩子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报国梦,梦想祖国多伟大、多富饶,也梦想自己事业有成,越来越好。带着这样的梦想,我们慢慢长大,先是求学深造,然后谋职就业,从这里出发又回到这里,不知不觉,竟然发现我们所有的抱负和梦想都跟有色息息相关。回到有色工作已经三年,跟父辈的几十年工龄相比,我只能算是个初出茅庐的愣头青。从最初工作中的一无所知,到现在从事宣传工作,每天面对着电脑,操练着文字,日子过得平平淡淡。虽然是在机关办公,但是通过时常跑现场下基层,我慢慢了解了矿山的生产

和工艺流程。通过对工人师傅们的采访,我了解到基层工作者的伟大,无论是严寒还是酷暑,他们都默默奋斗在生产一线,在自己的岗位上辛勤耕耘,为大冶有色的明天添砖加瓦。我也从自己的工作中慢慢领悟了劳动的意义,这让我深深感受到,唯有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,通过汗水来实现自己的梦想。

这是我们三代人的平凡梦,梦想还在继续,总有一天会在这片沃土上开出美丽之花。



《岁寒三友》

职教中心退休职工 曹向东